

以下的事情發生在一眨眼兒之間

情人們

兩個年輕人被一條重重的鏈子捆紮身體。他們不能夠彼此碰觸——可是假如他們其中一個向另外一個人盡全力伸展肢體，差一點便可以觸摸對方。他們的性別並不重要。文本以陽性性別書寫，可是我們知道是中性的。性別的更改根據角色分配去安排。我們可以同時幻想場景分散成四個不同的空間由四組人（男人－男人，男人－女人，女人－男人，女人－女人）同時演出文本。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是！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是！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是！情人們！

其中一個人：是！

疲倦的，他們沉默。他們低下頭睡幾秒鐘。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再一次！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再一次！是，情人們！

其中一個人：再一次！

他們的頭被連接彼此的銳利目光所支撐。兩人的其中一個垂下眼睛。

另外一個人的頭便跌落他的胸前。

另外一個人：來找我。

其中一個人：滾過來，你。

另外一個人：你。

其中一個人：你的身體，再靠近一點，是的，帶它來，也靠近你的臭臉。

另外一個人：我的頭依然是我的頭，在那裏，在我的肩膀上——但是你的目光，你的目光，支持我。

其中一個人：過來。

另外一個人：來找我。

其中一個人：走。

另外一個人：沒力氣。你來。

其中一個人：我不能。

另外一個人：走。

其中一個人：是你。

另外一個人：你的錯。

其中一個人：你的錯。

另外一個人：我不行了。

他們的對話再一次破裂，而他們的頭就暴跌到胸口上。

另外一個人：我無能為力了。

其中一個人：向前。

另外一個人：我無能為力了。

其中一個人：看我。

另外一個人：我可以看你。

其中一個人：好。

另外一個人：我看你。

其中一個人：好一點了。

另外一個人：我只能夠看著你。

其中一個人：是真的。

另外一個人：我想——

其中一個人：噓。

另外一個人：別要我閉嘴，我有權說話。

其中一個人：有權看。

另外一個人：有權說。

其中一個人：在你的嘴巴內，是的，她在流動，她。她疲於流動，她流出文字而文字塞飽你塞飽你而我我看著你被文字填滿和看著你的肚子膨脹。

另外一個人：我吐出來。我不吞。從不吞，文字。

其中一個人：其他呢？

另外一個人：我不懂得吞。人家沒有教過我。人家曾經想教我。我沒有學。我不懂得吞我又不想而我——

其中一個人：我想要你。

另外一個人：你要我。

他們嘗試解開他們的鏈，他們搏鬥。不成功。

另外一個人：外面天黑了。

其中一個人：這裡也是。

另外一個人：外面。

其中一個人：天氣寒冷，這裡也是；這兒有時候會有星星反映到人行道上，而你會意料不到地滑到天空裏——所有曾經發亮的和所有你不小心踏足其上的都膠住你的鞋子，這可纏人，這可粘手呢。

另外一個人：這是搞砸。

其中一個人：來自我們的身體，是的。可是還有其他的東西來。

另外一個人：其他的東西。

其中一個人：那個我們躲避的洞。

另外一個人：別跌下。別跌下。別跌下。

其中一個人：那個在城裏的大洞，我們自問：但是它會在哪兒停下呢？害怕彎身，眩暈和直落

地獄，所有的罪人和所有不可靠的是不是真的在這下面被燃燒。

另外一個人：相信。

其中一個人：相信。我不知道。那個從來不變亮的洞忽然一天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路沒有人行路又沒有花園：所有都是平滑的，不可思議的平滑——就在那裏疑問巧妙地滲入，就在那裏令人腐爛的想法萌芽起來，那把聲音咬著我們每一步：在下下面，所有都要挖空，所有都被挖空了，但是在哪裏挖？

另外一個人：哪裏？

其中一個人：我問你在哪裏——不，不是你，我問它，我叫喊它：在哪裏？問任何一個人，他都會回答，這裏，現在，在這黑暗的房子裏。我在你跟前屈膝下跪但是下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塊可移動的地，爲了誰她再次被翻過來呢？

另外一個人：這不是你該說的話。

其中一個人：你將會在地上跟隨我，無論如何。

另外一個人：不是這樣。首先……首先……吐一口痰到泥沙下。

其中一個人：答應。

另外一個人：你應該答應得更好。我們會走到沙灘上。

其中一個人：我們會走到沙灘上。

另外一個人：我們在退潮的時候刻下我們的名字而我們字母的每一個筆畫將會有五隻腳掌那麼長。

其中一個人：五隻腳掌。

另外一個人：一個跟著另一個我們會把自己埋葬起來。

其中一個人：答應。

另外一個人：我還沒有說完。接下來，我們會從沙中曳出，我們會在鹹的大海沖洗我們的身體。

然後我們會舔對方皮膚上的鹽巴。我們會等待海潮沖掉我們的名字。

其中一個人：之後呢？

他們相看而沒話說。一段時間。

其中一個人：你沒話可說。

另外一個人：沒。

他們再次相看。時間過去。

其中一個人：你沒話可說。

另外一個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說什麼或者是如何說和跟誰說，爲什麼說。這樣太簡單了。太簡單。看。我不說話多好。

其中一個人：是真的。可是你的聲音，你的聲音，你的聲音安撫我。

另外一個人：我不想安撫你。

其中一個人：我知道。你的聲音，同樣，令我流汗。

另外一個人：更好。更真實。

其中一個人：當你以我的名字稱呼我——

另外一個人：我從來不用你的名字稱呼你。

其中一個人：我知道。

另外一個人：我跟你說：榛子夾。[kasnwaz]，我的榛子夾，我的 [kasnwaz]。

其中一個人：我比較喜歡那個擁有詞“我的”。

另外一個人：我知道。

其中一個人：當你跟我說：我的 [kasnwaz]，我忘記我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是另外一個人，我屬於你，你，只是忠心的屬於你。

另外一個人：你屬於我。

其中一個人：你屬於我。[petal]。

另外一個人：[kasnwaz] 和 [petal]。這好。

其中一個人：夠了。

另外一個人：我們不錯。

其中一個人：我們可以更好——但是我們不錯。

另外一個人：我們兩個人。[kasnwaz] 和 [petal]。

其中一個人：我明白。我們兩個人。

另外一個人：我們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停止重復我所講的話！

另外一個人：我停止。

其中一個人：用屬於你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是我的狩獵保留區。

另外一個人：我閉嘴。一陣子。

其中一個人入睡。另外一個開始說話，困難地。

另外一個人：當你睡覺，你假裝睡覺。當你微笑也一樣。眼皮難以配合——牙齒太白。你不是你。我不認識你。我將永遠不會認識你。我們之間只有這個距離。但是我不能等待你，我不能奪取你的睡眠，把你的睡眠抓來塞得我滿口都是。你裝蒜。我要釋放你，但是釋放什麼？你裝蒜，你想從我口裏掏出溫柔的供詞！你再不會得到什麼，不會得到什麼了！我看著你而這樣就應該滿足你和足夠讓你服從了：對於你來說所有都太高太大。對於你我是太高大了，我比你高出四個頭的高度，大出兩顆樹杆的寬度。你是一只昆蟲，我可以隨時吃掉你。我要你。

他拉起身上的鏈。剛好騰出一隻手來。他驚訝一陣以後伸手向前直到差一點便碰觸到其中一個人的性器官的位置。其中一個人不着痕跡地移動，這動作令另外一個人縮回手——一刻以後他嘗試以同樣方法靠近臉龐。其中一個人擡起頭，呻吟——那隻釋放了的的手再次縮回到曾被鏈子捆绑的位置。其中一個人張開眼睛。

其中一個人：沒有夢！沒有夢，這讓人難以忍受！你監視我。

另外一個人：我愛慕你。

其中一個人：你估量我。

另外一個人：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其中一個人：不困倦嗎？

另外一個人：像平常一樣。

其中一個人：所以你監守我？

另外一個人：像平常一樣。

其中一個人：所以我會感覺死去而在早上從你的眼睛裏我會復活。

另外一個人：我們將不會看到日光進入這個空間。

其中一個人：像平常一樣。

另外一個人：倒不如……

其中一個人：是嗎？一個主意——你有一個主意？

另外一個人：我——你覺得怎樣？憑幻覺？

其中一個人：我跟隨我的思維。

另外一個人：你追求幻像？

其中一個人：不。不！

另外一個人：對我來講你就只是這樣。一個幻像。我不能——觸摸你。

其中一個人：我肚子餓。

食物在一條繩的盡頭出現，那個剛剛說話的人不是毫無困難地吞吮魚餌和大聲地吞吃。一段時間。

另外一個人：在嘴角。

其中一個人：這兒？

另外一個人：在另一面。

其中一個人：這兒？還在？

另外一個人：好了。

其中一個人：你不餓嗎？

另外一個人：口渴。

其中一個人：他口渴。

水傾瀉到那個口渴的，向天空張大口和細舔嘴唇的人那裏。

其中一個人：好一點了嗎？

另外一個人：這容易。我想說這樣好像容易好一點。

其中一個人：我好一點了。

另外一個人：太容易了。

其中一個人：從來不會高興的。

另外一個人：太容易了。

黑暗。在這期間演員轉換位置，同時把鏈子用力拍打到地上。在他們差一點可以互換好位置以前燈光重新亮起，他們靜止在一個假裝被鏈子鎖住的姿勢中，就像逃亡之際被當場拘捕一樣。

其中一個人：情人們！

另外一個人：情人們！

其中一個人：再一次！

另外一個人：是，再一次！

其中一個人：再一次！

黑暗。

奧蒂樂·歌綠絲

2003